

南京历史故事平话

冤僧案

王恒宇 著

法律出版社

87



南京历史故事平话

冤 借 案

王恒宇 著

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190,000字

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100

ISBN 7-5036-0441-7/1·28

定价3.30元

前 言

有清一代，在日益加重的阶级压迫下，迫使中国人民纷纷起而反抗。鸦片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势力接踵而来的经济侵略与文化侵略，更在在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兴起，彻底暴露了清廷的日暮途穷，纲纪失坠。到处胥役横行，视民命如草芥，社会秩序骚然，导致冤案层出不穷。流传迄今的晚清“四大奇案”，即其典型。其实类似“四大奇案”的奇案与冤案所在皆有。光绪三年（公元1877）南京三牌楼妙耳庵和尚绍宗等被无辜判死一案，即其一例。此一冤案的造成，是由于当地发现被害无名男尸，缉捕委员胡金传（绰号胡扯）怀疑为绍宗伙同曲学如、张克友三人所为，制造伪证，对绍宗等酷刑逼供，终至诬服。经办此案的道台洪汝奎，与候补知县严堃，偏听偏信，不作深入调查。身为两江总督的沈葆楨，亦高高在上，凭主观臆断办事，草率定案。以致绍宗与曲学如等衔冤被诛，张克友割去双耳，刺字递解回籍。直至光绪七年，沈葆楨歿于任所，刘坤一继任两江总督，保甲局抓获窃贼李大风，供出此案真相，从而捕获正凶，一鞠而服，此一冤案始大白于世。清廷作出决定：胡金传论斩；洪汝奎、严堃均受严谴，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更诏告全国，要求以此为戒。此案距今已一百余年，但其经过仍具有教育意义。现根据史实，写成故事平话。为忠于历史，案情及主要人物姓名，均不作更动，但略作艺术上的穿插。著者自知

限于水平，写作上难臻完善，希读者提供意见与批评，以作再版时修改的参考。

著 者

目 录

第一回	大雪满关山县尊拥翠 伏尸横草莽乡老丧魂	1
第二回	横祸到荒庵莽僧闭户 穷途逢恶役壮士挥拳	13
第三回	罗网遍城乡行人失色 爪牙设陷阱巨贾破财	26
第四回	当众显辞锋小姑掷碗 巨金悬赏格凶器游街	40
第五回	伪证逼痴儿再施毒计 分赃开细账故作文章	53
第六回	黑狱囚善良暗无天日 高楼吐衷曲别有辛酸	67
第七回	市衢传新闻武夫断腿 沿途求反证知府乔装	81
第八回	齐心救难友解囊献计 冒雨访高邻沥胆披肝	95
第九回	一往竟情深怀莲待赠 数行抒积郁清泪频挥	110
第十回	灯火宴元宵忽失豪富 酷吏审公案遍遭毒刑	123
第十一回	水火齐施恶官恣荼毒 音容活现尸亲有冒牌	136

第十二回	苦口进忠言一官拂袖 钢刀闪闹市两命衔冤	151
第十三回	揭帖张通衢掬风捉影 柔情诉静室接木移花	163
第十四回	庆功宴画舫真凶露迹 巧计脱樊笼爱妾潜踪	177
第十五回	毁誉一由人大臣长逝 安危全在己花样翻新	191
第十六回	春水快行船重提旧案 穷乡擒巨窃偶吐真情	205
第十七回	决心惩淫贼弟兄仗义 起意劫店铺恶汉丧生	220
第十八回	铁证如山不刑而服罪 舆情似火重审再求真	235
第十九回	一夜独扪心大员待罪 万人齐拍手恶捕伏诛	249
第二十回	往事诉悲辛以身许国 征途忽邂逅壮志乘风	265

第一回 大雪满关山县尊拥翠 伏尸横草莽乡老丧魂

南京为六朝古都，是中国的一座名城，自从明太祖朱洪武对城垣进行了一番工程浩大的扩建以后，周围96华里，内外城门31个，龙蟠虎踞，气势巍峨，雄视东南，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可惜，由于历代的自然灾害以及兵燹，使这个庄严的古老的历史名城多次蒙受浩劫！1863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曾国藩进驻南京，虽也曾官样文章地号召繁荣市面，重建家园，并且大力恢复了夫子庙一带的歌馆舞榭，酒楼妓院，但终因元气大伤，除了秦淮河畔，这一带是官老爷寻欢作乐去处，比较热闹之外，整个南京，还是一片荒凉。到了光绪年间，也只有评事街、三山街、花牌楼、聚宝门（又称南门）……，内外这寥寥几条街市略为繁荣，别的地方还是满目凄凉。

且说这一年正是光绪三年，岁次丁丑，也就是公元1877年，真是人心不顺，天心也不顺，中原一带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饿死的灾民不计其数。当时南京为江宁府，虽非灾区中心，但也很受影响，一个夏天过来，雨水稀少，乡区庄稼都无法生长，飞蝗蔽天，说明旱灾的严重程度。为了灭蝗，江宁府下属的江宁、上元两县都忙了一场，但其实是敷衍塞责，蝗虫还是满天飞，后来偶然下了一场雨，蝗虫飞不成了，于

是两县备文申报府台，吹嘘了一通自己的灭蝗功绩，知府老爷照例来个奖叙，也备文申详制台，在文中也暗示自己的督励有方，制台也照例给予褒奖。就在这些老爷们互相表功的同时，老百姓们却挣扎在死亡线上。转瞬之间到了农历腊月，却飘了一场大雪，南京成了银装世界。这白茫茫的大雪，竟掩盖了人间一切丑恶和饥寒，这可乐坏了上元县知县陆嗣龄。且说这位陆大老爷，表字事年，原籍四川雅安县，进士出身，他府上历代为官，到了他父亲手里，购置了大批田地房产，白花花的银子也不知有多少，成了当地第一个大缙绅，为了替这个儿子弄个好差使，他老人家从北京到南京，上上下下也不晓得花了多少银子，费了多少事，等了多少年，好不容易才在前两年委了江宁县知县，今年又调任上元县知县。陆大老爷上任之初，拜辞父亲，他父亲特地弄上一桌酒席，算是替儿子送行。吃过了，把儿子拉到书房去促膝谈心，只听他父亲一本正经的道：“你如今要出去作官了，以后就是皇家的人了，你可知道为官之道吗？”陆嗣龄道：“儿子初出茅庐，什么都不懂，请求父亲大人训诲！”说罢毕恭毕敬地敬听下文，他父亲就教训儿子道：“为官之道，千头万绪，一时也说不完，总的一句话是多磕头少说话！”陆嗣龄答应一声：“是”！他老子又道：“我做了一辈子的官，还有什么不懂的，你初履仕途，在上司之前，第一要多磕头；在别的地方，第一要少说话。比较起来，少说话更要紧。至于朝政得失，上司好恶，更是万万谈不得，一句话说错了，你自己完蛋不算，还要连累祖宗八代、远亲近邻，切记切记，慎之慎之”！这时，他父亲呵欠连天，陆嗣龄连忙把他扶到烟榻上躺下，亲自给他烧了一颗烟泡，他父亲狠狠地一连吸了十来口，又喝上一杯浓浓的香茶，闭目养了一回神，才张开眼对儿子道：

“你要像照应我的这样子照应上司，保你一帆风顺”！陆嗣龄顿首受教。所以他出任江宁知县之后，恪遵庭训，颇蒙府台和总督的好感。他又肯花钱，年节不算，在平日，府台、抚台、臬台、总督的姨太太、少爷、小姐，乃至师爷、跟班，没有一个不受过他的好处，这就使得他官运亨通，江宁任满，又调任上元。其实江宁和上元，一个半斤，一个八两，都是著名的肥缺，多少人垂涎欲滴，千方百计都弄不到手，而在陆嗣龄得来好像并不吃力，于此也可以看出他的手段了。这一天腊月初十日，大雪后寒气逼人，可是这位陆大老爷却是十分开心，为什么开心呢？第一是刚刚审断了一件案子，事主暗暗地托人送了二千两银子的酬谢；第二是前些时候新纳了一个姨太太叫作金翠花的，陆大老爷把她宠爱得了不得，偏巧这位姨太太很会做菜，昨天约好今天晚上由她亲自做名菜“三元及第”，来个围炉赏雪。什么叫“三元及第”？就是虾圆、鱼圆、鸡圆同烩。陆大老爷不止一次公开告诉人：“我生平淡于名利，只是欢喜饮啖。”那么，对着心爱的美妾，吃着心爱的菜，叫他怎么不心花怒放？话分两头，且说陆大老爷所审断的案子，事主是开过当铺的、现在又靠收地租放高利贷享福的何老板，也算是本县出名的富户，家里已有一妻一妾，小老婆是个精灵鬼，会讲会说，好在大太太个性懦弱，长斋礼佛，妻妾倒也相安无事。却不料这位何老板，虽已年过半百，却是饱暖思淫欲，又望子心切，上半年又花了一笔钱，买了一个年轻寡妇，算是三姨太太，这位三姨太太却是一个泼辣货，入门之后，不到半年，和二姨太太已经吵得鸡飞狗跳，一塌糊涂。何老板是生意人出身，手段圆滑，两边作好人，还没有闹出大事来。二姨太太最爱吃鱼，前两天买了两条足有尺来长的活鲫鱼，在厨房里洗净之后，正想

下锅，一转眼忽然少了一条，原来是三姨太太养的那匹老花猫叼去了，二姨太太本来一肚子气，这一来正好借题发挥，拍着桌子骂道：“人不要脸，连猫也不要脸！”三姨太太哪肯示弱，冲进厨房还骂：“要脸的人才不骂人哩！”二姨太太一听，犹如火上加油，顺手拿起一个饭碗向三姨太太掷去，三姨太太一躲，也拿起一把锅铲来打二姨太太，两个人当下你扭着我的头发，我扭着你的衣裳乱打起来，何老板急急忙忙赶来拉劝，却拉不动，三姨太太又白又嫩的颊上早已不知怎么的划上一条口子，鲜血直流，二姨太太的牙齿也打落了一个，衣襟上淌了一片鲜血。何老板急道：“求你们给我留点面子吧！”一边说一边向两位姨太太打恭作揖，可是两位姨太太却不卖他的账，越打越凶，到后来，三姨太太拿起了菜刀，二姨太太也抡起一条火棍，看看要出人命，何老板一急之下，连叫“救命！救命！”正好地保赵老五走过门口，听到“救命”之声，立刻叫了两个徒弟冲进厨房，三个人力大，当下就把两个姨太太拉开了，可是两个姨太太你骂我我骂你的要到官里去。赵老五向徒弟们做了个眼色道：“就送她们到县里去！”徒弟们会意，晓得生意来了，何老板是有名的阔老，正好加他一条强占寡妇为妾的罪名，敲他几文过年，于是吆喝着要拉她们到上元县去。在赵老五的原意，只是弯弓不放箭，等何老板开口求情再敲他个竹杠，不想这当几何老板竟吓昏了，呆楞楞地坐在地上，像一尊不开口的泥菩萨，赵老五却误会他不卖账，暗想，你们这些财主真像蜡烛，不点不亮，既然你舍不得花点小钱，就叫你花大钱，也叫你看看我赵老五的颜色，主意打定，说了声“走！”两个姨太太到了这地步，身不由己，一路跌跌撞撞地到了上元县。这时知县陆大老爷正在签押房看公事，听得差役禀告，一皱眉头道：“天气这么冷，暂且收

监，明天发落。”这个差役却是陆大老爷的心腹，当下打了个千道：“禀老爷：她们都是何老板的小老婆。”陆大老爷一听，心中一动，这时一个办文案的来道：“大人是不是先放她们回去，明天听候公断？”陆知县会意道：“就这样办。”那差役又打了一个千，自去传话。到了第二天，清醒过来的何老板，不禁懊悔不迭，真的打起官司来，自己见不得人还在其次，如果官司越打越大，连自己这点家私也靠不住了。生意人最吝惜的是钱，到此地步，只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花上点银子也说不得了，还幸亲戚中有几个和县里的人有点交情，当下找到了他们，从地保赵老五到县里的三班六房和师爷们都打点过了，只有陆知县这一关却不好弄，原来陆知县最恨这一套，虽然他明明爱钱如命，表面上却要装得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后来也不知怎么还是二千两成交，但是有一样，此事既然经了官，一定要当堂公断，以掩外人耳目。何老板但求保得住面子，只好随便。这一天，陆知县真的坐了一回堂，出票传到两位姨太太，好言调停一番，两个姨太太还是你骂我我骂你的，各人圆睁怪眼，好像还要拼命，陆知县一拍惊堂木道：“你这两妇人好不懂道理，连本县的话都敢不听！我总不能把你们丈夫劈成两半个，一个人拿半个。天气这么冷，我老爷要吃酒哩，管不了你们吃醋的事，一齐给我滚！下回决不饶你们！”说毕，退堂离座。那两个女人，原想大闹一场，出出心头之气，今见县老爷连哄带吓，早已软了，到此也只好偃旗息鼓，乖乖地溜了回去。一场风波，就这样不了了之，何老板损失了点银子，却保存了自己的面子，没有上公堂出丑，还算便宜了他。这里陆知县打发这两个女人走了，便大摇大摆的走到新姨太太金翠花房里，金翠花早已生了一盆炽炭等着，小风炉上文火炖的是“三元

及第”，空气中飘荡着肉香。这是一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房子，为了取悦金翠花，陆知县曾作了一番精心的布置，全套的红木家具，靠窗的书桌中，安排了文房四宝，其旁是一盆盛开的水仙，胆瓶里插的是腊梅天竺，红黄相映，分外好看。桌的右边是一座四面镶有玻璃的古董橱，里面五光十色的，什么唐朝的铜香炉，宋朝的磁器，明朝的玉制品，应有尽有，中间壁上挂的是一幅唐伯虎的仕女图，两旁配的是著名书家何绍基的对子。梳妆台上，满满外国来的香水、香粉、自鸣钟。瞧这房子里的陈设，真别有一种幽雅富贵的派头。当下金翠花迎着陆知县，先是娇声娇气的道：“这大冷的天气还坐堂，你们老爷也是不好当的。”陆知县哈哈一笑道：“不好当，也要当。”说罢向着床上一躺，金翠花晓得老爷烟瘾来了，马上取出烟枪烟灯，躺在他对面，一下给他烧上几个烟泡，陆老爷过足了瘾，对着紫砂小茶壶喝了一口新泡的好茶，忽然问道：“这是哪来的茶叶？不像昨天的云南沱茶。”金翠花飞了个媚眼道：“老爷真精明，确是真龙井！”陆知县道：“你怎弄的？”金翠花却故意卖关子道：“只要老爷喜欢，就不必问，反正又不是我偷来的抢来的。”陆知县道：“话不是这么说，总得让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金翠花道：“事情是有点，明天再说吧。”说完，向门口叫了声：“还不给老爷烫酒端菜。”立刻进来了一个老妈子，一个年轻的使女，老妈子端着一个托盘，几样鱼呀肉呀的各式菜肴，使女一手提着热水烫着的锡酒壶，一手提着贴有“陈年花雕”标签的美酒，走进房来，一齐动手，小八仙桌上满满的都是山珍海味，金翠花亲手炖的“三元及第”，当然摆在桌子正中，热气腾腾的，香味四溢，陆知县喝了一口热酒，一看是“陈年花雕”，诧异道：“这是绍兴名酒，你是怎样弄的？”金翠

花偏不肯一下说破，只是笑而不答。陆知县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帷，隔着玻璃窗一看，积雪未化，远近一片白皑皑的，好一派诗情画意，不由哼起了袁子才的咏雪名句：“但觉关河开曙色，竟忘天地有黄昏。”金翠花也走到他身边，才说了声：“好雪！”忽然又皱起眉峰道：“老爷！你看。”陆知县随着她的目光望去，原来不远处有一间东倒西歪的草房，门前大树下，正有几个灾民蜷伏在太阳底下，都是穿得破破烂烂的，其中还有一个小娃娃，看得清楚，大人孩子一般都是骨瘦如柴，一个个目光呆定，也不晓得饿了几天了。金翠花说了声：“可怜！”可是陆老爷却似乎无动于衷，回过头来道：“你炖的‘三元及第’真入味，只是淡了些”。金翠花做了鬼脸道：“好心做点新鲜的给老爷尝个新，你老爷倒计较咸的淡的。”说话间，忽然门帘一掀，刚才那个端酒壶的使女进来道：“禀老爷，门政大爷说有急事要面见老爷。”陆知县听了一惊，按规矩，退衙以后，没有特别要紧的事，门政决不会来禀告的，那么是什么事呢？陆老爷一边整一整衣服，一边向使女道：“叫他到签押房等我，我就来。”说毕，往床上一躺，由金翠花又替他烧了几个大烟泡，把瘾过足，这才大摇大摆的走到签押房，门政赶忙迎上前去，打了个千道：“禀老爷：刚才三牌楼发现无名男尸，是给人杀死的。”陆知县吓了一跳，因为根据大清律，人命关天，出了人命案子，弄得不好，地方官是要革职拿问的。此时天已入暮，夕阳西去，风卷残雪，不住往窗户上吹，陆知县也顾不得了，吩咐立即传齐刑书、仵作、三班差役，到现场验尸。门政马上跑出去传话，不多一会，这些人一齐都来了，陆知县坐的轿子也停在外面等候，陆知县这才懒洋洋地走出签押房，迎面一阵寒风，忍不住抖了一下，幸好刚才喝了几杯“花雕”热酒，很有

力量，又过足了瘾，再加穿的是狐皮袍子，十分暖和，寒气虽重，身上还是热乎乎的，刚要上轿，忽然跺脚骂道：“你们这些王八蛋！是什么时候了，还不点火把！”立刻就有几个差役把火把点着，又点着了印有官衔的四个纸糊大灯笼，陆知县于是上了轿，轿夫们拿毡子把轿子里四周堵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冷风都吹不进，陆知县这才喝了声：“走！”于是差役们前呼后拥的快步而行，一路吆喝着，好不威风。由升平桥县署到三牌楼，本来就不近，再加积雪冻结，路滑难行，才走了不多远，早已滑跌了几个差役，连轿夫们也把轿子抬得摇摇摆摆的，坐在里面的陆大老爷，一面催着快走，一边“王八蛋，王八蛋！”不住的叫骂着。幸好过了糖坊廊，走上了直达三牌楼的大路，这条大路还是康熙皇帝南巡时，地方官员迎驾修的，又宽阔，又平坦，走上这条大路，差役们省力多了，于是加快了步伐，吆喝得也格外神气。陆知县不禁暗想：常言道：案子一来，大家发财，还有二十天就过年了，也难怪他们要急着捞一票。又想：看金翠花今天曲意奉承的样子，明明有什么事要我办，别的不要紧，就怕她勾结外人，包揽词讼，这可不是玩的，这个风吹到上面去，那还了得！一定要好好的警戒她一下。接着又想金翠花那般迷人样儿，实在讨人欢喜，也实在舍不得给她难堪，那么怎么办呢？正在胡思乱想时，忽然轿子一停，原来已经到了，此时地保早已在现场等候，死尸前放着一张破八仙桌，还有一张破椅，是临时向附近百姓借来的，就算是公案了。远远地站着几十个看热闹的老百姓，谁都不吱一声。天寒地冻，情景真有点儿可怕。陆知县慢慢走下轿子，坐上破椅子，地保徐二先磕了头道：“禀老爷：小的是本处地保，今儿下半天，这个老汉走过这里，发现这口死尸，叫了起来，小的得知，一边叫

人看守，一边到县里禀告老爷。”说毕向着旁边指了一指，陆知县这才看清，那里正蹲着一个老头儿，衣不蔽体，不住的抖着，看样子，是又冷又饿又害怕，陆知县点点头，吩咐传这个老头儿，老头儿从来不曾见过官的，和别的老百姓一样，也是最怕见官的，这时更抖得厉害了，爬在地上，卜通卜通的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跪在地上，结结巴巴的禀道：“小人张老汉，种了一口菜园，今年又旱又闹蝗虫，……”陆知县喝道：“不要噜苏！本县只问你怎么发现死尸的？”老汉道：“是！是！今儿下午，我向姊夫借了两升米，打算糊弄两天，回来走过这里，看到这口死尸，我一吓就叫了起来。”陆知县晓得没有别情，吩咐老头儿下去听传，一边喝令开验，地保立即拿开了盖着死尸的芦席，刑书取出尸格，打开墨盒，拔出毛笔，可是笔头已经冻僵了，刑书拿它在嘴里呵了半天才呵软，这边仵作也开始验尸了，一边验，一边喝报：“无名男尸一口，上穿黑布破棉襖，下穿灰色破夹裤，赤足，穿草鞋，年纪三十开外，四十不到。头东脚西，脸身俯地，身長五尺二寸六分”；刑书一一在尸格上填写清楚。仵作又喝报：“全身刀伤四十处，致命的一刀在后脑，伤口长三寸一分，阔二分，深半寸，脑汁流出。”刑书又一一填在尸格上了。仵作又喝报：“左肩刀伤一处，长一寸八分，阔三分，深三分，肩胛骨砍断。”刑书又一一填清楚了，于是仵作又把其余三十八处的刀伤，按部位、伤口长短、阔狭、深浅一一报毕，刑书也一一填毕。最后仵作又喝报：“验得这口无名男尸，双目怒张，牙关紧闭，双手紧握，看此情状，委实是在深夜中猝不及防，被人从脑后肩膀猛劈二刀，仆地后，又被人猛戮三十八刀而死。”刑书又照着他的话记了下来，这时跟来的捕快徒弟余三拐已在勘察现场，一面勘察一面报：“禀

老爷：尸旁留有凶刀两把，一把是蔑刀，一把是小刀，上面满是鲜血，确是凶器无疑。另外还有一小包石灰，十来张黄表芯纸。”陆知县叫刑书记了下来，不禁瞥了死尸一眼，只见死尸伏在枯草根上，血流甚多，尸身左右一片红色，陆知县感到恶心，又问：“查到什么线索？”余三拐道：“看样子不像谋财害命，凶手也不止一个人，也不像奸杀，倒像仇杀。老爷请看看这里都是竹林，除了附近人家，行人不会到这里来，凶手和死者怎会到这里来的呢？”陆知县又问：“有无尸亲？”余三拐向着站在远处看热闹的老百姓问道：“谁是尸亲？有没有认得死尸的？”却没有一个人敢回话，胆小的都溜了。陆知县喝令地保徐二：“你到义善堂领口棺材，死尸先交给你盛殓，等找到尸亲再说。”徐二诺诺连声。陆知县膘了一膘张老汉，晓得是榨不出油的，于是对余三拐道：“张老汉交保候传，就派你跟他取保状。”余三拐诺诺连声。不说陆知县打道回衙，却说余三拐跟着张老汉回家去取保状，他家就在那头不远，一下就到了，一看，原来也是一间风吹得倒的草房，里面一堆破烂，什么也没有，张老汉的老伴躺在破木板上发高烧，拿了些稻草盖在身上当棉被，余三拐看此情况，不由暗暗叫了声“晦气”，这种鬼地方，这种鬼人家，还有什么竹杠可敲，忍不住跺脚对张老汉道：“是我倒霉，碰上你这个好主顾。保状呢？”张老汉流着眼泪跪下道：“大爷看我一个字都不识，保状叫我怎么写？”余三拐道：“放屁！没有保状，叫我怎交差？你不会写，不会找人写吗？”张老汉磕了个头道：“我们穷百姓，到哪里去找人？求你大爷开恩！”余三拐一拍桌子道：“这个我不管你，你只给我保状，没有保状，你这老王八蛋跟我走！”躺在破木板上的张老汉老伴，弄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后，不顾全身是病，挣扎着爬了起来，卜通一

声朝余三拐磕了个头，全身不住地打着抖颤，嚅嚅着道：“公门里好修行，求你大爷开开恩！”余三拐冷笑一声道：“修什么屁，我要好修行，还会吃这碗饭吗？你们可晓得公家的规矩？像我大爷出来办事，不管走到那一家，谁敢不留茶留饭，临走还要塞我银子。算我今天晦气，碰到你两个穷鬼，我大爷开恩，不向你要什么。快快给我保状，我大爷可不能在这里熬夜！”说完又连连跺脚，张老汉还想求情，还亏他老伴懂事，对老汉道：“你去求求隔壁教本馆的王老夫子，保人就叫对门李三哥吧。”张老汉道：“深更半夜，王老夫子已睡觉了，怎好惊动人家。”余三拐道：“放你妈的屁，那就跟我上县去！”一边说一边装做要走的样子，张老汉无法，只得踉踉跄跄的走到隔壁，幸好王老夫子和他家只一墙之隔，夜静寒深，一觉醒来，早已把这些话听到耳里，十分难过，连忙披衣起床，点上豆油灯，开了大门，把张老汉接了进来。好在保状本来很简单，王老夫子到底读过几年书，当下一写而就，张老汉用抖动着的手接了过来，又走到对门，找到李三哥，大家都是近邻，又同是快要饿死的人，李三哥毫不迟疑地在保状上划了个“十”字。张老汉拿着走回家，却见余三拐手里提着一只老母鸡。原来张老汉穷得什么都没有，只养了这一只老母鸡，每天放在门口让它自己找东西吃，下蛋倒很勤，十天中都有七、八个，而且很大，张老汉就靠卖鸡蛋混上点粥喝。刚才张老汉出去写保状时，余三拐坐在那儿，忽听破木板下有鸡骚动的声音，伸手一摸，摸到这只老母鸡，心想：竹杠敲不到，有这只老母鸡也可聊胜于无，子是一把提到手里，张老汉的老伴哪里敢问，张老汉见了，真如割了他的命根子，一面把保状交给余三拐，一面抱着余三拐的大腿苦苦哀求，余三拐大怒道：“不带你上县还是我大爷开恩，